

到你心里躲一躲*

汤汤

2010-01-01

那时候木零七岁。

到了被大人们派往傻路路山包取宝贝的年龄。

那一年，从年初开始，大人们就教他说四句话：

“我很冷，我全身都在发抖，我的胳膊好像都要抖下来了，我可以在你家的衣柜里躲一躲吗？”

“我很冷，我的牙齿一直在打战，我可以在你家的炉火前待一会儿吗？”

“我还是冷，晚上的时候，我可以钻进你的被

*Click to View:<https://web.archive.org/web/20230509152711/https://www.99csz.com/book/9368/334079.htm>

窝儿里吗？”

“我还是冷，我可以到你的心里躲一躲吗？”

就这四句话，木零从春天背到夏天，从夏天背到秋天，从秋天背到冬天，终于背会了。

在这个叫作底底的村庄里，木零一直是一个很不出众的孩子。

离底底村不远，有个小小的山包，那就是傻路路山包。

傻路路是什么呢？是一些很傻很傻的鬼。

傻到怎么样的程度呢？其实谁也说不清楚。

大人们有时嫌自己的小孩不够聪明，就会这样骂：“简直就是傻路路一个！”

可是傻路路们那么傻，大人们却谁也不敢靠近

那个小小的山包。因为，傻路路不喜欢任何一个大人，听说他们见到大人的时候，会发怒，会做出一些可怕的事情。

傻路路们只喜欢孩子，任何一个孩子！

那最神秘最珍贵的宝贝就在傻路路们的心上，大人们说，每一个傻路路的心上，都有一颗圆溜溜、亮晶晶的珠子。

那珠子，很值钱哟。

冬天里，木零要被大人们派往傻路路山包去了。临去前的头一个晚上，他显得很害怕：“傻路路会吃人吗？”

“当然不会，他们只吃大萝卜。”大人们笑着说。

“可是，为什么你们不自己去呢？”

“因为，傻路路们讨厌所有的大人，喜欢所有的孩子。”大人们尽量耐心地回答。

“为什么讨厌大人，喜欢孩子呢？”

“哪有这么多为什么，讨厌就是讨厌了，喜欢就是喜欢了。”大人们有些不耐烦了。

天明了，木零还是磨磨蹭蹭地不肯走：“如果，我取不回来宝贝怎么办呢？”

“哦，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有的孩子，都能取回来的，年年如此。”

“可是，如果我取不回来呢？”

“如果取不回来，那就只能证明，你很没用。我们会很失望。也许，会把你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冬天，太阳总是很懒的，迟迟不肯露面。木零

在浓浓的雾气里向傻路路们的山包走去。他浑身颤抖得厉害，按照大人们的意思，他只穿了一身单衣，而且还光着脚。

木零很冷。因为哆嗦得过于厉害，骨头似乎都要散架了。

木零很怕。会被抓住吗？会被吃掉吗？

木零也很好奇。傻路路们，长什么样子呢？

他哆嗦着爬上山包，哆嗦着走进傻路路的村庄，就像冬天的风一样，穿行在房屋和房屋的间隙里。

村庄里很安静，傻路路们都还在暖烘烘的被窝儿里吗？

他不知道应该敲响哪扇门，他犹犹豫豫地在这扇门前停一停，在那扇门前顿一顿。终于，一对金色的门环吸引了他，他不由自主地走过去，伸手摸了摸

，又拍了拍。

门环发出了“当当”的脆响，门“咯吱”一声便开了。

站在木零面前的是傻路路吗？

他长得和人差不多，比自己的爸爸还高，穿长长的灰袍子，那袍子看起来塞着满满的棉花，整个人鼓鼓囊囊的，显出几分滑稽。

啊，一点儿都不可怕！

并且，木零立即喜欢上了这个傻路路的眼睛。他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光芒四射的眼睛，好像远远城市里的霓虹灯一样璀璨。很明亮，含着愉快而温和的笑。

哦，光芒。木零在心里给他取了名字。

“你这个孩子，怎么穿这么少呢？呀，还光着脚，会冻坏的呀。”光芒一把抱起木零，扯开灰袍子

，裹进自己的怀里。他的怀里好温暖，木零真愿意一直这样被他搂着。

可是他想起了爸爸教过的话。

“我很冷，我全身都在发抖，我的胳膊好像都
光芒笑着说：“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

他一把把木零送进衣柜里，衣柜里很多厚实的衣服，裹住木零冰凉的身子。木零在衣柜里过了半天。

中午，光芒给木零送来了午餐，是一个小萝卜

“你叫什么名字？”

“木零。”

“哦，木零，吃午饭了。”

吃了午饭以后，木零说：“我很冷，我的牙齿一直在打战，我可以在你家的炉火前待一会儿吗？”

“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他伸出长长的手臂，一把将木零从衣柜里抱到火炉前。木零的脸一下子被烤暖了。

这个下午，他们都在火炉前坐着。他们一起在火炉前吃萝卜，光芒吃大萝卜，木零吃小萝卜，光芒发出很大的“咂吧”声，木零发出很小的“咂吧”声

晚上，光芒困了，他离开火炉，躺到床上。木零说：“我还是冷，晚上的时候，我可以钻进你的被

“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光芒笑着下了床，一下把他抱到床上，塞进热烘烘的被窝儿里。他们睡得很香，光芒流了好大一摊口水在枕头上，木零也是。

吃了早餐以后，木零说了大人们教的第四句话

：“我还是冷，我可以到你的心里躲一躲吗？”

这句话，木零说得很轻。

光芒略略犹豫了一下，眯一眯眼睛说：“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

他一把把木零抱到胸前，那是他心脏的位置。

“底码米拉去心里，你就进去了；底码米拉快出来，你就出来了。”他温和地对木零说。

“底码米拉去心里。”木零轻轻念道。其实这句咒语他早就知道。一瞬间，铺天盖地的柔软和温暖把他包围了。木零真的到了光芒的心里，他看到了一颗圆溜溜、亮晶晶的像鸡蛋那么大的珠子。他用双手捧起它，说道：“底码米拉回家里。”

木零回家了，手心里捧着圆溜溜、亮晶晶的像鸡蛋那么大的珠子。

爸爸妈妈大喜过望。他们说：“好大呀！我们

小时候从来没有采到过这样大的珠子呢。木零，你真是太棒了！”

木零的心里，本来有一种说不出的闷闷的感觉，立即被骄傲替代了。

然后，爸爸妈妈拿上珠子，迫不及待、马不停蹄地去很远的地方。

那个冬天木零一个人在家里，很冷，很冷。

春天差不多到来的时候，爸爸妈妈回家了，带回很大一箱子钱。

底底村的孩子，从七岁开始一直到十一岁，都要去傻路路山包取宝贝的。

转眼又是一个冬天，八岁的木零又被爸爸妈妈派去取傻路路心里的珠子。

木零刚走进傻路路山包的时候，就遇到了光芒

怎么办呢？木零一下子着了慌，他想逃跑，但是被光芒一把搂进了怀里。

“这么冷的冬天，怎么穿这么少呢？唉，还光着脚，会冻坏的呀。”光芒的怀里好温暖，木零真愿意一直被他抱着。

“你叫什么名字？”光芒问。

“哦，木零。”他说。

原来，他不认得了，压根儿不认得这个去年冬天偷了他珠子的孩子了，木零暗暗松了一口气。他忍不住去看光芒的眼睛，他发现，那双眼睛里的光芒，好像减少了很多很多。

“我很冷，我全身都在发抖，我的胳膊好像都

“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

光芒把木零一把抱进衣柜里。

“我很冷，我的牙齿一直在打战，我可以在你
他一把将他从衣柜里抱到火炉前。

“我还是冷，晚上的时候，我可以钻进你的被
光芒把木零一下抱进被窝儿里。

“我还是冷，我可以到你的心里躲一躲吗？”

光芒犹豫了一下说：“这话听起来有几分耳熟。
哦，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

“底码米拉去心里。”木零进去了，拿走他心上的
珠子，然后“底码米拉回家里”了。

九岁的冬天，十岁的冬天，十一岁的冬天，木零遇见的都是他。大人们说过，不要找同一个傻路路。可是木零转来转去，每一次遇见的都是他。

每一次，光芒都不认得木零。

“哦，木零。”

每一次，他都给他吃小萝卜。

他穿着灰灰的长袍，眼睛里的光芒一年比一年小。

木零手心里的珠子也越来越小。

木零记得，他最后一次去光芒的心里，采下的珠子只有芝麻那么大了。那时，木零突然打了个寒噤，然后有一颗泪水，从他的脸上滑落下来。他想，傻

路路真的很傻呀。可是为什么这么傻呢？

十一岁之后，木零的心总是冰凉冰凉的，有的时候，非得用个暖手袋捂着才舒服。

虽然，一颗心总是冰凉的，但木零还是一天一天地长大了，成年了。

木零也有了自己的孩子，那孩子转眼到了七岁

很快地，木零将派他去傻路路的山包了。从年初开始，他就教他的孩子怎样和傻路路说话。

“我很冷，我全身都在发抖，我的胳膊好像都

“我很冷，我的牙齿一直在打战，我可以在你

“我还是冷，晚上的时候，我可以钻进你的被

“我还是冷，我可以到你的心里躲一躲吗？”

就这四句话，他的孩子从春天背到夏天，从夏

天背到秋天，从秋天背到冬天，终于背会了。

当然还有那句“底码米拉回家里”的咒语。

就在木零要送孩子去傻路路山包的前一个晚上，有人敲门。

一开门，木零就看见了光芒——他小时候，去过他的心里，怎么会忘记呢。

霎时木零被深深的不安包围了。傻路路从来不会来的，是的，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们讨厌所有的大人，怎么可能来到人住的村庄呢？

但是在这个呵口气就结成冰碴儿的深夜，光芒竟然来了。他来干什么？

木零和光芒差不多高，一个在门里，一个在门外，愣愣地站了好一会儿。

光芒穿着灰灰的袍子，睁着一双很大的眼睛，

眼神空洞，一点儿光泽都没有，好像两口已经干涸了许久的深潭，绝望而茫然。

木零想起第一次见到光芒的时候，那是一双多么璀璨的眼睛啊。有一两秒的时间，他的心仿佛从很尖利的东西上划过。

“你……你来干什么？”

光芒说：“我很冷，我全身都在发抖，我的胳膊好像都要抖下来了，我可以在你家的衣柜里躲一躲吗？”

就好像小时候木零对他说的的那样，几乎一字不差，这话听起来多像一个阴谋哇。

木零稍稍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他想知道，光芒到底要干什么。

光芒进了木零的衣柜，他个儿太大了，把衣柜

里好多衣服都挤了出来。

很快地，衣柜里传出了他的声音：“我很冷，我的牙齿一直在打战，我可以在你家的炉火前待一会儿吗？”

木零说：“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他有点儿想笑了。

他们坐在火炉前，木零家里没有萝卜，他找到一个地瓜递给光芒，光芒摆摆手。

光芒抖得不像刚才那么厉害了。他说，今天晚上，他敲了很多户人家的门，那些门，“咯吱”开了，马上，“咯吱”关了。谁都没有让他进去。

他说，外面的风好大呀，吹得鼻涕都吸溜吸溜的，吸溜得不快，就成了冰柱子。

他说，傻路路们要搬家了。因为，小山包上的日子，不知道为什么，越过越不幸福，越来越糟糕。他们要搬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翻过山头，越过大河

还要穿过沙漠、草原和戈壁。

木零想，傻路路们搬家了，底底村的生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他说，他的心里留着一样东西，十几年了，不知道是谁留在那里的，在搬家之前，想要还给他……

夜那么深了，木零钻进被窝儿。

“我还是冷，晚上的时候，我可以钻进你的被窝儿里吗？”光芒说。

木零忍不住笑起来：“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他又说，“接下来，你会这样说吧——我还是冷，我可以到你的心里躲一躲吗？”

“是呀，你怎么知道的？我还是冷，我可以到你的心里躲一躲吗？”光芒说。

这真的越来越像一场阴谋了，和底底村的人们

所擅长的一模一样！

我能让他进到我的心里吗？木零想，当然不能。可是为什么不能呢？

“我的心冰凉冰凉的，并不是取暖的好地方。”木零说。

“其实，我是想到你的心里去看看，可以吗？”光芒微微笑着请求。

“我的心里能躲进去一个人吗？”

“能的，我是鬼呀。”

木零想，那就躲进去看一看吧，我的心里，除了冰凉，难道还有什么宝贝吗？

“底码米拉去心里。”他念道。话音刚落，他不见了。他真的进入木零的心了，木零的心，顿时沉

甸甸的。

木零坐在火炉前，等他出来。

他等了很多天，也没有等到。

光芒不出来了么？

更有可能的是，他也像木零小时候那样，从他心里取走某种东西，不说一声再见便悄悄溜走了。

可是木零的心里，到底有什么呢？

大概过了七八天吧。木零听到一声“底码米拉快出来”，光芒站在了他面前。

一双眼睛很亮很亮，像远方城市里的霓虹灯那样璀璨。

“你在我心里待了这么久哇，”看到光芒，木零抑制不住地高兴，“我的心里有什么呢？你的眼睛

看起来，光芒四射。”

“有一颗珠子，圆溜溜，亮晶晶的，有鸡蛋那么大。”

啊？木零不由得惊诧。

“那颗珠子上，充满着你的记忆，从小到大。

记忆？木零依旧张着嘴巴，有些傻傻的样子。

“在你心里的珠子上，看到了我。”

木零的脸“腾”地红起来。

“你叫木零吧。”

“你曾经到我家里去过吧。”

“你拿走了我心里的五颗珠子，一颗比一颗小，对吧。”

“我抱过你，对吧。”

“我还给你吃过小萝卜吧。”

“.....”

这些都在我心里存着吗？木零想。确实的，这些事情，他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不由得埋低了他的脑袋。

“每一个鬼的心上，都有一颗珠子，你们人也是的。每一颗珠子，凝着快乐的、悲伤的、平常的、不平常的记忆。你小的时候，拿走的，就是我的记忆呀。难怪我的心里总是那么空洞，总是那么茫然。”

木零把脑袋埋得更低了。

“我看到你在心里把我叫作光芒，对吧。我喜欢这个名字，谢谢你！”

因为这一声“谢谢”，木零把脑袋略微抬起了

一些：“你恨我吗？”

“恨过，是你偷走了我的记忆，怎么会不恨呢？”
光芒说，“但是，现在，我很高兴，因为我找回了它们。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我心里留着的东西是什么了。”

“是什么？”

“是一滴眼泪。”

“眼泪？”

“而且我知道是谁留的了。”

“谁？”

“你！你最后一次到我心里，留下过一滴眼泪，留在我心里的，就是它——你的眼泪呀。”

木零的眼里，“呼”地又涌出泪来。

“我决定不还给你了，这滴眼泪，我很喜欢。我可以带走它吗？”光芒眨着熠熠发亮的眼睛恳求道

“可以的。”木零愉快起来，“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

天亮的时候，光芒走了，傻路路们的搬家行动从这个早上开始。

木零，再见！

光芒，再见！

也许，永不能再见了。

但是就在那个很冷的夜晚，木零的心找回了温的感觉。